

無

文

印

四



十三卷  
祭文

十四卷  
雜着

十五卷  
書劄

皇文印

和

全

四

無文印卷第十二

祭文

笑翁祭余參政

公自草萊一巷冲天袞。功名逾三十年。身居廟堂。心存佛寺。觀其規模。衛王是似。出殿豐沛。遭時孔艱。惠化旁宣。春在花間。越人累。白骨重肉。如富鄭公。作青州牧。皇。袞衣東歸。里門扶杖。父老咸告。子孫。今來相公。昔我鄰舍。爾賈于途。我耕于野。罷爭休訟。母至甘棠。恐妨相公。清溫萱堂。天子曰。都東民已化。盍歸乎。未宰我天下。玉音方至。奄息已灰。山頽梁壞。疇能不哀。嗟我何人。受。一世出游。歸隱曾無二致。

十二卷

閱其安否。訪其哀遲。易簣之際。尚能念之。臨若矢詞。神文言外。携手同遊。大寂滅海。

笑翁祭母

嗚呼。開九泰之年。華賦一生之康健。母之愈於人者。有此夫。然外無暮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於是二者。獨不愈。人何哉。某也不羈。出遊忘返。置愛別離。若於度外。視生任異。滅於一致。不惟以此。自勉且為他人勉矣。是故夢斷。故鄉身遊江海。不知孰為離孰為合。仁義道絕。思愛情忘。不知孰為母孰為子也。雖然。外切利天三月。而後返者。蓋未始忘情於某。某之去。得慈却。秉天庸。可已乎。噫。一漚滅而大海風。



休片雲生而太清容翳虛偽不根大率若此我將開  
廣大圓照之鏡恢甚深寂滅之場與吾母遊乎其中  
息乎其中歸樓乎其中一生一死間不容髮蓋嘗聞  
之矣列饌而祭撫龕而慟豈其所聞哉

笑翁女孫祭祖母

吾家骨肉凌滅破無祖母一姐哺我如雛歲脫天寒  
菁條門戶燕雀過之亦相驚顧方春之初一姐復殞  
更相為命其祖母歟祖母病時我疾亦革連床相望  
幾至奄息默禱老天願我先之代我祖母壽登期願  
先天謂何竟奪祖母雖有我身亦安用許內無族黨  
外無懿親惻惻孑立孤影為鄰豈無伯父可依可倚

華髮蒼顏相望千里言奉裏夏翻然未思雲興鳥逝  
又將別離我有疾痛其誰存極我有急難其誰扶謹  
祖母姓矣我憂紛如一慟永訣嗚呼天乎

湘絕岸祭父

嗟我先君古之天民嗜酒忘世嗜書忘貧諸孤淪謝  
獨居吊影十數年間如一夢頃湘也漫浪魚遊江湖  
豈不懷歸取服已殊風帽翻、紵袍練、尚記頃年  
道中侍見白眼相向交臂橫趨黯然別色莫吐一詞  
西遊得書和浚方讀訃音隨來乃死莫贖竹垞晝冷  
瓦燈夜昏寂寞兒筵坐閱六春乃樹乃封敢忘子職  
可人伯兄同謀才力伯氏墓田松桂成陰下有隙地

高潔幽深將以素辰忍死哀奉瀝血矢詞莫寫哀慟  
雲深天濶我將再征孤死首丘敬字未能有大因鏡  
充塞天地又子固棄庶幾在是

上人祭父

嗚呼生不能兼歡於膝下死不能實奉於几筵其之  
罪何如哉然法界海惠照了諸相生死別離如夢不  
實吾父之訓也異時等以是託質之東南宿師大衲  
矣歲晚庭闈深談密語千里遠來之本意也一簪花  
髮而相見無由秋堂夜降而寒蟄亂匝今夕何夕尚  
思見哉雖然絳衣縞服曲盡禮儀非謂養生送死之  
煙筍雪笠漫浪江湖非謂清忘義斷也迎之而不見

十二

三

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曰又日子各不相知子道畢  
矣將哀茹若瀝血矢詞照昭其禮也

祭先師塔

岡梢逢而再征望松楸而墮淚歲行十祀矣春入林  
端宿草蔓蔓之蔓藎藎崇之西崑茅一義也嗟夫先師  
灵骨異時覓之於閩山浙水間矣洪波浩渺白浪滔  
天果在西山原上哉雖無血事外之理無理外之事  
万行門中不捨一法蓋謂此也誓以此來刻舟求劍  
自不容已可

祭梅州趙知府

起然雪齋去天尺五猗欤我翁躡父越祖十年從戎

赤壁武昌眼老陣雲氣吞大江有社有民亦復在是  
手把春風吹塵生意泰山梁木壞于汝濱邦人籲天  
耳不忍聞秋雨不來賊我禾黍大冊不靈天我父母  
我飢我寒誰飯誰衣問天不語揮淚成池受之也豐  
用之也嗇我思古人千方百羊肉山人疇昔心期  
玉珮陸離夢中見之野氣御風周流八極我亦何為  
為天下惜

趙侯勝於之夕夢羊甫山人相見羊甫  
山人臨川隱者也舊業在府前百步

代祭甘舍傳濟父

嗚呼浙父其遂死矣乎母老子幼所又將安之乎吾  
伊誦書銘朱校字燁然而棠棣生春耒然而鴻雁鳴  
序浙父之與吾兄弟相處猶一日也期會於功名之

亭衢凌厲於世故之風雨相期又非一日也定日歸  
自四方行李未定浙父已踰然過余今焉歸來浙父  
不吾過矣嗟夫才之茂者不必揚受之豐者不必施  
天人之不相偶每每如此吾於浙父獨何憾欤雖然  
仰而瞻垂白之老俯而視未翼之雛零丁孤若更相  
為命雖欲不哭焉得不哭哉

魚準祭剛首座

才忘太奇德忘太美端嘉以還士喪以此嗟夫元光  
之死余哭之勵曾日月之幾何忍復以哭元光之後  
而哭子哉青松成陰稚子至止老我未死尚期見之

祭直仲和

仲和書記既沒之明月在山人其等乃克會哭于  
天開圖畫合詞哭之曰我哭石門日月幾何孰云感  
慨又哭仲和千礎万指不得一士乃於數月哭二君  
子秋山露骨仲和之癯春花染筆仲和之映華木易  
衰仲和之天脩名不朽仲和之壽曰文与名造物所  
仇所以天君職此之由漁大江楓淡煙疎雨騷雅提  
封伊誰盟主回首吳松博其此情白鳥滅沒滄波

無準小師祭老歌

石之窪木之癭軌道變化各正性命既傳其躬復喪  
其明天地大矣公独於辨斲輪老手巧於造化花自  
短長春無高下燁彼棠棣偏其反而却立東風哀此

十一

五

一枝

祭笑翁和尚

道鳴東南逾四十祀大節實行標準一世其節伴何  
竹老松貞其行伴何霜清雪明其也不敏是則是微  
師嘗語人孺子可教十年吳越朝從暮遊好剛氣直  
師不我尤前年西峽掩柴茅屋書未謂我宴安鴟毒  
乃命我僕乃巾我車千里重來小次中都老墨淋漓  
促之至再豈不欲往車煩僕殆五峯春曉客以病聞  
曰既亟矣載馳載奔展拜榻前軒眉相視曰子遠來  
乃見道義剛安侍藥自恨後時早料及此亦豈許遲  
病為師憂貧為師累追念昔者潛馬出浮我觀諸老



夕陽已春師又往矣其誰適從烏乎哀哉

徑山兩浙祭笑翁和尚

嗚呼道在叢林名在天下公論在衲子藪焉後學何敢睥睨其藩籬哉然觀其進退出處措注設施則萬人之傑一世之師也忿世嫉邪議論不恕如雷霆無心於擊搏而有歎者適自嬰之得謗大如屋孰曰不直向非智識之高明植立之徑正難乎免於今之時矣嗟夫嘉定遺老十存二三而師又長往有志之士不其燥而衆芳日蕪群艾歲長謂惡不必戒善不必為此論一勝朋千百而從之聖人之道其不大壞而極弊也幾希蓋蓋五峰之蒼翠迺巨雙峒之連漪合

一三

六

万象芳配亭師庶幾于末儀

育王祭血熱和尚

嘉泰開禧間先空叟偃江西之學于玉几師是時年盛氣銳振厲其間如史遠之在趙州耽源之在南陽也嗟夫空叟墓田松桂參天矣國中大利布武而升方行異越發揮家學屬意於師者極不淺也烟遺墨之鮮明羞衆香之芳烈塔中有灵幾何不愴然動色也哉傳令懷古憂心如焚誰其似之江東暮雲

祭綠幻庵

住如幻境學修如幻法門學如幻三昧幻庵用力於此其已久矣是故周旋給侍於園照癡絕二老之間

觀法如幻也。低回婆娑於萬衆之底，觀心如幻也。支離磅礴於一榻之上，觀身如幻也。入如幻世間，示如幻方便，作如幻佛事，所蘊未究而脩然長往，何哉。薦如幻詞，具如幻供，修如幻禮，幻庵其吐之手。

祭實上人

愿而質柔而栗，觀身無常，根道甚力，與貧相忘，與死為敵。嗟哉斯人，亦豈易得。今亡矣夫，吁可太息。

四川人祭石山

處死易知，死難。臨死生而不惑，又難。嗟：石山病篤而自言未艾，病間而自言必死，不惑不惑，匪亟匪徐，何其自知明而自信篤也。万里去家，半生吳越，學焉

十二

至心，此不負所學矣。十影之駒方行而廢，百煉之精方試而缺，躍冶出奇，泛駕載馳，天不可問，已而已而。

祭無準和尚

徑山堂上，佛燈祥師，入般涅槃之明月。參學其追慕不已，百拜具頌，為文昭告曰：維師道德其大，無倫如天行春，不見其痕，斷并破執，隨根鉞利，峻不設峻，平不落地，刊陳出新，後道根源，少不病簡，多不病繁，豈重當世，眇視一己，量包天下，不遺一士，璫也未至，師後其來，亦既至只，所謂其才相從，三年息意，千萬從行，侍坐朝夕，無間耿耿，自好師置，不諱教，群吠師若不聞，暴氣增昏，嗜書廢道，定氣捐書，持養之要大。

哉明訓皎如日星重提複命戒丁寧我者癯翁又告  
留建鄴歸未問安喜泛眉睫曰我出處子盍叙之九  
天遺妻子盍具之死生在前談笑自若察其所安如  
三禪樂去年春莫往哭鄧峯郭孰云今年又送師終暮  
年之間併送二老如此哲人天奪何早守其所學尊  
其所聞敢不自勉仰愧所門

祭庸越臺康南翁

前法界堂上越臺和尚淳祐戊申冬歿于四明雪竇  
友人江西某時寓金陵千里聞訃哭之也哀明年春  
還吳門客自長戈來者復以灵隱記室南翁之訃告  
哭之猶越臺又明月歸徃山乃舍江湖諸友于天淵

十二

因畫合二灵而祭之曰乳峯遙々卷未還々二士徃  
矣万些難振院大如斗不華其德人孰不曰越臺可  
惜詩富如錦不療其窮人孰不曰可惜南翁有志當  
世不獲于今昔在聖賢同厄此病節彼好峯我拳我  
齋相彼石田我耘我耔宇宙之中脩名獵々几案之  
間遺藁煒々多取造物百鬼瞰之其生也幸其死也  
宜死而有傳雖笑而壽生而無聞雖壽而夭二士不  
死與天地俱哭之者何里社江湖

東谷祭李丞

昔先正樂庵持文獻正印發明道統仁言膏澤至今  
猶在天下對胡羯末世守舊學崑山之陽堂々万鐘

簾也公尤力勞好惟有一命而不華其老癯清借之而不留雲陽望之而不至淮海風高邊城月冷授之以政試其所學逸軌未駕而九原不作憶樂庵詩書之澤何其軒欵老我城寺十有餘年秋堂風露夜意燈燈火與公相從蓋通家也遺像山立英氣凜凜楫之而不前語之而不應平生兩眼不識有淚却立几筵潛其如雨

祭南康昇老宿

玲瓏哉：可砥可磨虎咆消：可濯可潤公遊是中爰忘其返臨碧倚青婆安歲晚大江之南人物凋零如殘秋華如歿旦星完公老成丈夫豈易得譬彼歲寒

十二

九

後凋松柏生耶死耶果何有哉暮雲低回悲風徐來

天童祭鄉人自徑山來

曹源正派匯于甬東躍毫測之頭角者皆至焉兄赤梢鯉也鬣翻雲而鱗橫海翔青冥而上河漢方且有待天風不來海波不揚困若枯瘠殆凋轍之不如矣已矣乎已矣乎以斯人也止於是乎

祭安危峯

仰止凌霄多士如墻兄於其間捷出橫翔挺特自將豪放自許白眼自橫清貧自處紛文道如馬牛風槩觀等視僅有危峯豈無它人狎比親昵彼疆此界自為區域相彼三瀛宅西北隅風寒不毛有此人歿

訃音東來初疑是夢載問載問失聲悲慟我慟伊何  
非愛與私為明游擲非君而誰曰壽与才天不并授  
得隄望蜀鬼見失笑歷觀古人鮮不若茲將歿危峯  
又烏足悲

祭明州荆上人

微雨西風黃花時萼異時萼哭近兄矣性者不可無  
見方且惻然入念兄与迂伯仲也亦於此時長往何  
哉嗟夫其生若厚其死若休兄既不可免矣嗣以寒  
泉薦之秋菊吾其可免乎

江湖祭明梅室

知進非難能退不易知難与易有道君子師求東南

十二

十

位望方峙逾年謝去興病為侶視其進退如盈科水  
盈而後進有礙即止我觀令世力挾貨取僥倖一得  
忍死不已聞師之風其類有泚道之与時得此失彼  
古猶病諸師手直矣哉鄭峯特立不倚用舍進退  
曾不與是貽厥後人有此焉可

字藏主祭壽無量塔

道術行否繫乎時出處又速懸諸天繫我季父得位  
與時方且大鳴厥道而天固嗇之何哉季也不敏何  
足以知之尚記指其從師俾其得度疇昔於我三致  
意焉大地平沈十二年矣望東南雲揮天際後無頃  
焉忘之博游五峯磅礴敷載剪拂松楸有志未遂木

杪秋枯風露增感千里悶途拜者塔戶宿草蔓之而  
狐兔自馴老屋荒之而烏鸛不下右繞一慟志振林  
薄根不俱殞也雖然博厚高明深固幽遠劫灰載揚  
而不然世波橫流而自若有大宰堵蓋若此也學之  
遠未靴峯之下排拭某題碑樹藝云其享不不幾於陳  
繪明鏡而岸穢清明者致悲夫

祭往山溪都寺

慮淡兮寧氣和兮平老竹兮同壽羸鶴兮同形嘗集  
肩兮任重奇禍巧發兮莫之或嬰卧一榻兮胸束桂  
眼長松兮足了此生水流兮花開山空兮月明嗟樂  
地兮如許何大夢兮弗醒桂漿兮孔清蘭藉兮孔馨

些公兮不來順煙渺兮莫雲具

祭癡絕和尚

釋名室

祭登

日本能侍者

嗚呼師手法施如雲如雨道鳴如雷如霆上而天子  
下而庶士皆能知之至於有古尊宿之道三世之論  
者或未知焉曹源州戶荒寒寂寥老臂獨支率使之  
廣大高明大庇天下雖道盛如松源不以易其素一  
也氣正而嚴不以詞色少假字者我從我違不尔暇  
顧二也僵卧一榻泰定清明說偈書贊終日無倦色  
侍僧以遺頌請則麾斥不顧而以月望自期三也嗟  
夫是豈志滿氣揚嘗試為之者所能及哉嘗謂勢可  
以服衆而不可以服善類之口力可以得位而不可

以得善類之心。今夫方丈其居。絢采其衣。彼信矣。此或不。服此服矣。彼或不信。師不求信。而人信之。不求服。而人服之。故其高。外玉山。望之者如渴。養病。雙徑從之者如市。此其必有不依勢而立。不恃力而行者矣。遵遺言。服役大事。權也。何幸。身親見之。然。隨此大法之。幢。滅此大法之。炬。而折此大法之。梁。棟。天下將安仰哉。悲夫。

佛法至密。庵。誼。嚴。縝。密。如。金。匱。石。室。過者不敢仰視。三傳至師。暴白。宣明。若。揭。日月。天下皆得而見焉。肆口而說。縱筆而書。或辯而放。或往而約。謂其平易。則斷崖絕岸。不容步趨也。謂其峭峻。則通途坦道。不集

往來也。猗歎。旨哉。自先大惠以來。未有盛於師者矣。是故六坐道場。不足為師重。三奉明詔。不足為師榮。甫登徑山。即入滅定。不足為師惜也。雖然。去年哭佛。鑑今年哭老師。天下大老。俯哭之於暮月之內。自是而往。眼中有淚。其將為誰哭歟。吁。

道無方所。不可名狀。何以求之。視師所向。我乘天風。來從海上。師與佛。鑑。二甘露門。說法徑山。一音普聞。如海流天。如山吐雲。万里去回。得師如此。願言從之。之死不二。曾不暮年相繼而逝。茫茫客路。孰訓孰箴。豈不懷歸。波險岸深。斐哉斯文。莫寫我心。候門相迎。歡色如雷。去年歲晚。方見師來。聚頭相送。

苦淚如雨今年歲晚又見師去凡今諸老幾何人哉  
如此送迎能堪幾回悲風滿山愁雲滿山日雖破不哭  
焉得不哭

老氣益而白髮練而一第秋色師來何遲靈骨燦而  
征車爛而一道悲風師去何之脩途遙々稅駕何時  
瞻彼玉山悠々我思

江湖祭暉石室

伴鑑諸子玉立當世高明者如游如夏弘達者如由  
如賜貌重而氣完行脩而德粹至師別猶顏氏闕世  
無心嗜閒有味分半座於五峯不期年而長逝則於  
乃袒破庵實異世而同揆雖然破庵之歿後三十年

鼓行四方澤流天下者多其族類師之出處死生蓋  
與乃袒大畧相似矣後三十年盛大光明者其相似  
歟不相似歟

祭照侍者

罔照登徑山士無賢不肖皆懸於其手一時近侍如  
石霜善九峯度南陽之耽源者皆是矣也晦也源也  
允也之不得其壽叢林惜之未衰兄之疑重端謹疑  
若永年亦復不與之命天可阿乎雖然學我者拙似  
我者死被翰墨小枝尚不免是嘆况繼往聖之絕學  
明天下之大道者乎學罔照而拙者十百千万似之  
而死者幾何人哉嗟夫罔照已不可見從而學之亦



不可得學而似之死何憾哉

源吳叟祭母

生全其天死正其命豺虎無所容其冢鋒鏑無所投  
其刃母之取於造物已無可欠者矣問道四方漫遊  
忘返身從大亂而不者不幸大故而不知源於吾母  
有大欠焉前秋西泝需伴九江人或有言吾母已不  
相待天涯獨哭且信且疑茲寫得書乃知屋毀青山  
穉松已長而源也方得的訃有恚徹天有淚如雨不  
足以泄此悲也然自蜀禍以來二十年間全蜀之人  
有首領之可保有墓田之可尋如吾母者幾何人安  
不及養病不及問聞訃十四年之後望哭一万里之

十三

十四

外如原之為子者又幾何人哉孤死首丘此計已决  
省白髮於堂上披宿草於墓前行且有日矣蜀天遥  
遙蜀江迢迢蜀山可磨我恨難消

祭墨溪蔡代

竇慶師定間師以生鐵蒺藜密布江浙之上當世之  
士睨而視之者有之取而擊之者有之吞吐不下而  
消融不去者有之方是時尹也朝夕侍側未嘗過而  
問焉白首四方青山幾曲食蔗而不以為甘食磔而  
不以為苦秉此力也地兮可老天兮可荒師不可作  
思不可忘

無文印卷第十三

祭文

祭樗寮張寺丞

我登公門年二十餘公曰可教進之生隅曠焉顧之若梅其雛垂三十年愛甚如初省母還南又留寧廬前年候公桃源之居公健猶昔我眩欲扶喜極而感言與涕俱阿母訃來我車載連夜雨四簷燈寒漏滴忍以別言長楫而趨居者行者憂心楚如歲晚僕回楮字親書曰母既葬毋留東湖亟其來東慰此闕殊駑言相從亦豈躊躇公乃仙去曾不待余公也天人神清氣暇視生死際雲行太虛而我何為杖屨盈裾

十三卷

十三

歛不及臨會葬是固消吉得報即令我車遠想雪村石徑紫紵梅花自老病鶴自癯主人不來慰藉誰歎我病巖壑竹瘦松枯公今往矣寧父也乎手把芟藜從公淨都苜蓿爛干花茗芬敷此公不來烏乎悲支

又

己丑冬省公於一別十年之後我喜公健公喜我來軒眉相向喜不自禁也周旋才七十日而先妣訃來揮涕別公而歸負土種松章未即死從公桃花源上行矣有日公乃不能忍死相待何歎噫入不能待母出不能見公天地雖大擊也何所依歸哉公視天地如傳舍視名位如芻狗視身世如露電視死生如夢

覺任而雲凝去而風休宜也。聞訃後時既不能奔走會葬矣。瞻儀刑於几席。撫馬鬣於松楸。此志甚堅且確也。名為任山人。俯仰不能自用。今年春就巢西山。下我車東征。秋以為期。而自二月末疾發。自牖間畫不能飯。夜不能寢。令十閱月矣。零露曉霏。落日晚秋。既非呻吟疾痛者所能。而臺郡拓隱檄至三四。挾病此來。僅數十日。而遽曰謁告成。以為不可前之。堅且確者。至是遂回且奪矣。嗟夫。出入公門三十年。寒而衣之。病而藥之。飢而飲之。食之契胸而訪問。撫存之公之於我。猶父妾子母之念。難也。而公死生之際。繫乃若此。是所謂胷中有義理者乎。傾東海不足以洗

此愧矣。雖然。公之神在天下。猶水之行地中。寺有祠宇。案有神主。篋有畫像。典刑儀度。又何必遠求東海之瀕哉。擊自病末。氣血凋耗。形神枯悴。亦將槁死。巖谷從公。麾斥八極。從公復遊人間。三生固未艾。公雖死於擊。未相忘也。然前不云乎。傳舍芻狗。露電夢覺。公知之深察之審矣。夫豈枯於情義。淪於生死。膠轕鞅掌。若是云乎哉。擊之行天下。從師交。所學參所亦豈膠柱調絃。若是云乎哉。酌以寒泉。薦以秋菊。吳越千里。如對面目。

江湖祭雲太虛

才不與氣合。不足以為士。學不與道合。不足以為士。

具是四者而欲得志於天下雖聖賢不能為蓋天之  
所必惡人之所必忌也太虛負才高明挾氣正大雖  
而博之以傳學中而參之以聖教而約之以至道終  
故其發而為文則渾而厚變而為詩則雅而正溢而  
為駢儷則華而滋犯天之惡而弗顧取人之忌而弗  
恤是故任山雖榮而不貸其若取名雖富而不療其  
貧涉世雖艱而不緩其死由是而言貪不知旨太虛  
之鍾鼎也衣不及完太虛之文緯也髮不及華太虛  
之壽考也士焉若此可以為士矣哉中筆翠霞江  
湖乃翁由是聲徹九天道行四海太虛居之不數月  
而遽以訃告曰惡曰忌不施於翁而獨施於太虛吾

又未見天人之能惡能忌也雖然能負太虛之身而  
不能負太虛之道學能畜太虛之福而不能畜太虛  
之才氣能夭太虛之壽而不能夭太虛之詩文翁之  
而愈張抑之而愈揚吾今而後知凡為士者惟恐天  
之弗惡人之弗忌耳犯惡取忌太虛之勝天勝人者  
不在茲乎楊西圃之清風挹北山之爽氣繪太虛於  
斯文落遺哀於百世

祭逢原兄

族兄逢原諱致己三月葬旦有日矣任持廬山州  
先華藏祥寺弟某不得奔走會葬謹具香茗專遣徒  
弟惟康奠于几筵曰柳塘之族二十年来日盛旦大

敏事足以應一鄉之緩急好事足以來四方之賓客  
 如兄者可屈指也我乘天風歸自海上迫於愛母挾  
 病遊人間兄告之以當用晦以養明毋勞心以害明  
 愛之至語之切如兄者又可屈指也蒲坂明月甫退  
 還東明又拾枯松煮廬山清氣兄歸喜其出又甚惜  
 其行江陰烽靜一舸來歸侍母不一月而還山之散  
 文至兄僵卧榻上骨見衣表驟焉語離嗟焉出涕居  
 者行者皆不能為懷別去兩月僕至而問則曰病且  
 篤矣兄至而問則曰死且旬矣嗚呼惜哉子女已立  
 門庭已張田園已植兄死無憾矣八十之老生不得  
 養老不得送謂之無憾可乎哉若夫和以全手足和

乙

以安尊幼和以保門戶和以却外侮破爾汝之藩籬  
 成一家之桃李兄之所以望於後人者想死不能忘  
 言也死不及語歛不及視葬不及送殮也與兄幾若  
 忘情者矣柳色映門竹色入座歎我於堂送我於路  
 剛我於老母之庭它日歸來兄可復見手悲夫

祭伏虎禪師塔

能伏在我之虎則外虎不難伏在我者未馴而夜存  
 伏之之心焉舉天地万物皆能噬我况虎乎哉師以  
 天下之至慈撫天下之至暴垂首帖耳聽命如狗馬  
 無足怪也一念激烈猛甚於虎何以伏之問諸宰塔

祭宏智禪師塔代

師挾丹霞老人之道自北而南光明吾宗如曉色破  
夜發越斯文如花氣揚春皇曹洞與日月爭光老  
臂獨支之力也其不敏不幸而不見典刑於亂序之  
前又不幸而謬繼孤宗於室紹之後盛大如曾大又  
莊未如大又簡請如王又三者俱欠之焉大臣薦之  
而天子命之竟謂廣陵王之子孫雖十世猶有乃祖  
風烈也万樹松風四山春色老古心故無恙左之  
右之俾小子有造光也不敢不告

祭自得和尚塔代

師過阜陵英主偈天童絕學晴光雨色盪磨西湖水  
碧山青照映東海生機活意之在天下百世猶一日

也。因如是陶冶用如是砥礪驟翕忽張陰變陽化昔  
從青山見而知之矣鄧峯一枝晚屬造化之國典刑  
在上雪老霜嚴啓依我後人咸以正罔缺令願竊有  
請焉

祭毛提刑

突公以浚耶我浚無痕突公以文耶我言無文念我  
與公相從十有九載愛之至念之篤殆非手足之可  
倫亟見亟別深誅密誣此是而彼非心同而論異又  
非爾汝之可分公所稟者直氣所蘊者正學入而裁  
豸出而衣綉孤忠耿大肆其力於按山轉石下不  
愧吾民上不負吾君素之何情天霽日開輝清明而

遽降於尺霧寸雲。駕言遄歸，面無愧色。所忘所祈，所  
忘陰易歌行風賦。燦妙語之紛綸，閉門養病焚香讀  
易，別去逾年千里。九書告余甚詳也。我僕未返，我  
書未到，何計音之忽聞哉。忠蓋未究，孤憤未白。子舍  
未立，想齋恨於九原。越山如濼，越江如練。公不可作，  
我不可往。懸憂心其如焚。公雖死矣，不死者存。求公  
於死生存沒某也，亦幾於失言。然情之所鍾，自不能  
忘言。

江湖祭東谷和尚

宏智自得骨冷難呼，於皇洞宗師曰在。余吾不及及，  
亦不徐徐。吾不察察，亦不舒。水清石見，雲開月孤。

十三

六

化洽緣總四明三吳大坐靈山演法訓徒士族而謀  
舍師誰歟。宰相曰可，天子曰都。詔來自東，身已要扶。  
曾見衣表神清氣腴，乃有餘蘊。一不及據，洞宗絕學。  
付之誰手，躍冶不祥。久費範模，巧不勝拙。頑猶厥初，  
烏手惜哉。烹金之爐。

祭班月憲代

浙江以西，人物可教。秀如公者，不偶如許。人或有三  
公，胡止斯崇之者。貧賤之者，詩公聞曰：孃母憐母，  
成吾所學。大哉二物，眼不識富口不絕冷。西湖秋晚，  
茂苑春深。緩歌短章，孰非至道。賞音者誰，北碕遺老。  
今雖亡矣，豈真亡精神照人。明月一憲。

躬

祭上竺襄贊師代

氣正而和也莊而怒雖資稟然亦學力故情憲盡永  
夜堂漏徐虫、群蒙執經坐隅一音獨響衆耳並聽  
競者斯平疑者斯足願言相從剖藩闕封何物二豎  
乃賊厥射學圃荒涼孰耘孰耔吁其殆哉魯二三子

江湖祭吳草堂

蔚然盛年偉然令器如鶴之羸如驥之騄賊之於天  
秋明春媚得之於人霜陵雪厉十年出處奮不贖贖  
一襟才力挫不敵銳半榻白雲四窻秋景與病對疊  
與死為地所喪者命不喪者氣所殞者身不殞者志  
士生世間標準道誼群以千百得以一二尼哉吾黨

失此善類情之所鍾云胡不祭

彌頑極祭豐提刑

名揚宦海遠兮如天公試家學敦行無前貴不識驕  
困不失正出不厭煩處不惡靜雷迅風烈膽落姦回  
西民何幸得公之來雲愁煙昏悲動田里西民何辜  
速公之死絺衣玉斧噴次神京我客徑山欲送弗能  
霜旌雪幢遠還澤國我客西湖欲迎弗克半生受知  
公德孔揚一埃未報我心孔傷種子作松種石作玉  
東山墓田我將歸宿春風庭院一策重來公手不見  
烏乎悲哉

下竺江湖祭雪航



在昔竇紹師尊道腰公於此時如追風駒降而嘉澤  
山寒水枯公於此時如止灤魚以行勝言以節勝位  
是人所非非人所是。以布易帛以庵易寺。齊人所取  
取人所弃。口不識味身不勝衣。視生如浮視死如歸。  
南洲有蘋北山有薇。以羞我勤以寫我悲。

祭下筮信剛雲代

昔我先師以行配道天下信之而鬼神避之。兄也密  
在近侍入乎目而著乎心者。無餘蘊矣。後三十年發  
其所積風動當世。鳴鐘曉誦燒燈夜讀。冬不知寒而  
夏不知暑。雖老猶壯也。秩、賜職、煒、賜號、煌、賜  
衣。天子休命對揚無忝矣。果也。幸少同受經長同  
問道。晚同任山。敬傾老墨奉。忍死之託也。嗟夫。兄  
不作矣。飾空言而廢實行。尚任放而廢脩潔。淪。末  
流。孰厄其衝哉。此吾道之所以可數也。此師門之所  
以可憂也。

法春祭信剛雲代

皇、兩筮為天下度堂。二老皆我伯父。寬如汾陽  
嚴如西平。一家桃李各自典刑。昔升此堂兩花耀。  
今升此堂愁雲縠。哀哉一老誰其死之。大哉吾宗  
誰其起之。

南洲祭小師莊懺首

嗚呼。嗚呼。航方去。灵山方逝。子又何忍舍我而死耶。自

日之內哭兄哭友而又哭子我心如鐵至是亦動矣  
子於學為可植於器為可用然窮於外而未返於家  
困於智而未歸於愚吾方以是為憂落於未實而殞  
於方非未始以為憂也奇疾暴作衆醫雜殊證而進  
異論一日而九變前之未始憂者居然隨吾前矣嗟  
夫吾身託子以老吾家託子以大秉文而告揮洋而  
奠其思以子之待吾者待子哉殺兮在茲子兮安在  
我愁如山我淚如海

法春祭師伯代

嗜文如蔗嗜古如薺精若自奮植立自厉窮誅遠求  
待時而施人曰我家有此佳士驟長暴折齋志而逝

九

人曰我家失此令器玄黃在廐不見者驥益益在眼  
不見者洗死兮可代我不惜死大叫問天、高無語

珂上人祭文

嗚呼吾父其果死矣去年歲晚侍師入京告別庭闈  
是時甚安且強也去家不數月而或以訃告眇寫一  
身遠在數百里外西向獨哭且信且疑向之安且強  
如此未信病且亡遽如許也吳江楓落一航未歸二  
父在庭阿母在堂諸昆在序而吾父獨不在焉是果  
死矣嗚呼天乎何為果於奪吾父也不死於珂未入  
京之前而死於珂甫去家之後又何為果於離吾父  
子也珂也少命不天不可以見父身不武不可以贖

父學不進不可以報父自是而往養而育之者誰哉  
顧而獲之者誰哉瀝血失聲矣詞薦羞風悲日慘天  
昏地愁

德欽祭本師

少而授業長而授服師之大造春和秋肅我資不韻  
我學不脩師曰往哉從叔又遊拜師而東過徑而止  
回首故家雲橫千里師領寺夏三厄秋濤我身則遠  
我心則勞長安得書以病告我伯兄有言以死報我  
謂果死耶書方在茲謂不死耶兄豈我欺獨哭異鄉  
天地失色忍死未歸飢不暇食舊房曲徑尚瞰西池  
敗荷老柳尚如昔時入門見師已不可得有龕在庭

有像在壁瘵也何藥欽也何衣梅龕向師師已不知  
大恩難報百身難贖悲風滿地愁雲滿屋

祭先剡源代

先師之徒十七八九則學如剡源志容如剡源振振  
於紹定端平落落於嘉熙淳祐才實厄之知實累之  
非他人各不然万斛之舟而困於斷潢絕港日過千  
帆何獨不吾援手使剡源欽其才縮其智亦豈不特  
立乎宇宙而卒至於九死不奮費用不售哉我殺孔  
羞我心孔疚寂寞師門不堪回首

祭靈鷲宗南磻祥師

論

我昔遊長安見公卷末峯下挾病負貧輟煩車殆公

授之館餉之泉石納之圖書中俟而來忽而逝公不以  
以久數而厭且殆也綠蓑青箬西還大江之南令七  
年矣量如泰山之納雲氣如春風之着物公風度儀  
軌耿々心目間也去年秋伯氏還京師公以書來感  
慨激越與昔者往來書詞大異既讀而疑曰老子將  
遂厭人間世乎何其言之訣也不幾何特前之疑者  
遂信然矣嗚呼悲夫口不必譁而心法合於契經衆  
不必多而光燄歷於冥筮貨不必殖而揮斤富於猗  
頓天地大矣如此人品百年能幾見哉尚訖昔者侍  
坐時升降進退眼中無凡子韻如叔凱清如山水雅  
如貫鄉和如養直願之印之應接不暇今三子者已

不可作小山深入台雲際也眩甚亦將槁死江南澤  
中今北道主人亦不復見矣遙想北山之下疏通岩  
戶自若也玲瓏臺觀自若也鮮明松栝自若也一世  
人物能復如昔者之盛乎歛不知以何日葬不知以  
何時塔不知以何地長安故人既不我告天地淵遠  
欲問無所也我哀無恙我言無文山中猿鶴聞應斷  
魂

笑翁和尚安奉先世祠祝文

為王父尸職在家嫡大經大法乃世遵守也祭非其  
人其鬼不食反經合道聖人有取焉天禍我家宗嗣  
既斬蕞藪藺藉于豆于登有齊季女懼弗克任鬱彼  
西寺敬厥祠宇爰奉神冥於焉奠居資冥致嚴歲有

定制所以示反經合道之大權奉先追遠之大孝也  
猗歟休哉尊嚴像設足以正吾之視於樂鼓鐘足以  
正吾之聽惟視聽乃正厥性夫如是則西日明邊惟  
大花深沼猶外物也冥手欽哉

毛提舉姓湖庵焚黃文

宿草兮漫山悲風兮蒲林大化兮更張春色兮下臨  
山光兮翠障湖波兮碧沈休命兮未央山高兮水深

赴湖先告先人墓

半生病眩已無心涉世矣薄遊人間又命不可違也  
一鉤明月甫退還東湖雙湖兩峯又君馬入手去家  
不遠者毋差便可以一行矣尊聞行知不負所學敢

不自勉仰報親恩

赴薦福告先人墓文

廬山歸來梅花已再發拓隱之檄至嘗麾之使去者  
又墓田侍母醫藥歲晚之心也番守之命至三番民  
之望甚切於是又為不得已之出矣弘千載單傳之  
道慰九京期望之私敢不敢勉自策勗是豈為漁獵  
聲名而往哉入別庭闈出別松楸兒癡戀慕欲去復留

無文印卷第十四

雜著

啓白雲哀詞

越之白雲有大比丘曰某字某早受即具之學於北峯相庭諸老間味岩主南湖門嚴戶峻極難許可俾受諸生章句文申義多得古人言外意晚歸舊業一語不挂人間世事靜專一閑夜後憾摩畫誦楞嚴罔覺飲食外無他營鄰寮並舍履跡不印其地余東游嘗往見之行年九十目光湛然面有孺子色二子元澄元省皆叢林聞人而極不復其有者尤篤孝養近寓仗錫忽一日折簡取者命

置龕中庭沐浴更衣跏坐其側群隣僧誦淨土佛菩薩號待者不至之人從之於路既至面獲後夏已和南而逝聞維舍利如豆如菽粟精瑩鮮明五色相激射寶室祐癸丑二月十五日也余嘗謂隋秦故家夫人皆可歸宿信之篤行之果鮮有不至若夫境觀內融聖凡情盡則紅白藕花大如車軸亦豈果在迢迢十萬億國土之外哉余與省遊二十年昔聞其師之行而高之今聞其師之死而哀之非哀之也哀斯世不復有此人也辭曰彼美人兮落百念於紛兮極十萬億刹土以馳神兮吾將御空蓮以終吾身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辭免清涼中者

伏準尚書省劄子差某任持建康府清涼禪寺某拙  
分矣堪陳情敢後伏念某參學不武垂老如初出入  
笑翁無準癡絕三老間逾二十年鑽望仰高僅得其  
槩焉而乃已若佛祖之與生死之機雖一日必用其  
力而終未能充然有得也三老不作俵然無所歸  
宿遂夢把茅大江之南一遷薦福再遷開先異時所  
聞於諸老者受徒而訓欲忘言不可得而天不見怨  
厄之以立明子復之疾用其精神志慮於應酬事物  
間無不起之廢無不中之度益信天下無意外之理  
無理外之事而後知從游三老時升降俯仰無非教

十四

二

也清涼古刹李氏有國以處法眼師法眼與臨濟並  
列為五宗百世師也其教不傳今二百年矣公朝不  
以其不肖使忝居之蕩蕩竟天東西惟上所命任清  
涼猶薦福也但薦福雖一新更有一火工役未竟見  
此賦工小緩日月朝廷或采及葺葺則青山白雲  
江湖之水茫然何徃非君相造化妒哉所有清涼  
省劄未敢祇受敢望鈞慈別差有德行僧前去任持  
須至申聞者

樗翁張寺丞畫像讚

貌兮葛天氏之民心兮篤素翁之學易人所難厚人  
所薄夷進退之畛畦孰為山林孰為臺閣剖物我之

界限孰為釋老孰為伊洛出其緒餘於翰墨猶足以發山川之耿光掩古今而合作眼蓋乾坤氣橫海嶽桃花流水鰕魚肥誰識曾中天下樂

又

北人氣骨而有標致晉人丰度而典刑身走東海有而名落天下澤可及物而志不及行閱其字字則眼中無二王閱其心字則身外無六經議論非令人之所能取舍非令人之所能蓋安樂窩中打乖之人梅花樹下有髮之僧

送乘月洲婦九江序

有諸內者不必有諸外然耀於外而腴於內可耀於

內而腴於外不可余始識九江乘上人於西湖寒瘠枯瘁若枯枝若槁竹不暇探其所存來往山余友游石門源吳叟皆亟稱之亦未之深信後三年余歸自建鄴乘自庐山來与之語唯唯若不解羣頌衆偈中聞出所賦言尽意止若枯槁竹間姿媚橫出而後枝知吾石門吳叟之言猶信乘居往山二年泯泯與衆作息不求知聞群聚會議避之如鶩麇脫兔雖行輩亦少識其面者信道篤而為己力良以此耳今夫大言而誇闕闊步而趨其中空無所有者此固乘之不齒負其所挾暴其所長以譽當世者亦非乘之所願聞也乘一每遊東南所游者往山所慕者無準癡絕



不幸二老相繼逝去有志之士皆敬之四方乘亦以親老歸隱康序余惜其去重告之曰精神貴振揚氣骨貴老蒼堅忍強毅乃入道之資根能弛能張知柔知剛行矣宜自強

跋山谷蠟梅詩

蠟梅名不見於晉唐詩人集中方京師盛時人亦未知貴重及山谷賦之而後名重當世自有天地已有蠟梅歷教千百年而始遇賞識豈草木顯晦亦自有時也耶士之學古樂廢弃山林者古今幾蠟梅而道世無山谷柰之何哉

跋御書發願文後

淳祐第五年時和歲豐國家閒暇皇帝游泳翰墨臨晉王羲之書道源發願文賜往山臣某竊眺虎卧精神百倍羲之也臣切惟先王之治天下皆以願力為根本：固矣天下可運之掌上我皇上秉願力而出興以願力而致治乙夜所覽肆筆所書不獨發文人未盡之秘而又深得先王為治之本猗欤休哉臣不敢私有藏之山中為萬古重鎮山川其保諸九年二月吉日臣某稽首謹書

平首座索書竹記後題其後

家音從歸與竹訣別露葉風枝懷焉若失主者全告之曰懷翁吾里人見若猶見吾也相問平安翁豈一

日廢哉他日歸來二妙無恙吾將謝翁矣余既告竹  
以是語獲書以授翁其念諸

書聚星閣後

右所畫皆功名文學之士璩也不武亦獲與諸任畫  
山泉潛使固有意俎豆之矣如諸公橫點頭何寒酸  
不上眼之態照堂已得之哉松只在寒岩畔整頓軋  
坤白有人此意獨不得於眉睫也照堂不來吾將安  
陶

跋楞齋書三首示衆手軸

佛眼父子以心法淑後學楞翁以書法惠後學皆不  
朽事也士氣益陋求心法者不多見求法書者又幾

十四

五

何人哉堅藏玉以貧自負而寶此惟謹將求心法乎  
求書法乎入手目著手心不礙於此則得於彼矣

跋張雪憲詩

余自西湖來姚江與晉之相會于白雲夜語竟夕極  
恨相見之晚晉之探囊出雪憲詩作供語蒼意老不  
類今時詩家軟語晉之別湖山已十有餘年持此西  
上六橋柳色間後歌微吟與鷗群鷺行相勞若其樂  
未艾乞與新詩了行脚雪憲不獨為微上人發也

無文印卷第十五

書劄

息庵湯侍郎

生髮未燁便知大江之東有隱君子道參天人之奧  
學造聖賢之域起教起慕碩學焉而未能也頃遊西  
湖北山間侍郎入翔天朝賞賦五偈修贊末章有曰  
諸老門庭早已參十年行遍海東南重來上國無他  
事看了梅花見息庵終以位尊貌重起起惡緒不敢  
納謁已而漫浪四方侍郎亦一麾江海去矣去秋便  
道俯伏趨進作階之下侍郎不鄙而謂之進久出急  
歸不能仰副侍郎延留之盛心不得竊聆緒論以開

十五卷

迷雲幾若空手而出寶山者然言動中度而不愆精  
神內守而不浮抱道足德之氣見於冠屨而溢於眉  
目望之而意消心醉不為無得也人品如白傳而有  
子風流如謝傳而休官此蓋得於國人之論某不敢  
道古今而譽盛德某稟遠東還老親促歸之舟已至  
留庭園兩月歲晚方回竊承侍郎為東湖千載計緒  
使語次咄咄不絕口而不腆之人亦挂齒牙餘論聞  
其何人斯辱侍郎知過如此稟手其不敢當也某積  
二十年宗仰之懷而疇昔侍坐不能移頃至今如負  
大欠秋涼當謀專扣門牆從容參扣庶幾手綢載而  
往垂橐而歸者侍郎不麾之於大門之外幸甚

深居馮宗論

比旬、稟違冒五六月大熱行二千里脩途兼旬方抵鄱陽雖車殆僕痛而寢食無恙悉出台底秋末兩領賜翰春存之意備至某挾奇疾游人間非狂則愚可規也而頌之恐非老先生教法成人之造亦非其所敢望於老先生者謹稽首辭避不敢聞也大化更張僉謂鴻筆麗藻宜在北門西掖間何乃尚退託於寬閑廣莫之地某應之曰放翁石湖諸老之去又無好語到西湖矣少緩趨班大肆其力於長歌短行發越湖山顏色天意無乃在是歟某恨不得朝夕從游竊窺藩籬以進其所未至蓋天之所以興我者止於

如是而已非於老先生無文字緣也俗兄陶叔元赴春官將再拜函丈頃嘗嘗受老先生柳塘書院銘者屢謂之進以蒲其高山景行之思

小山所安極

去年春納謁於樗寮寺丞座中侍郎康色軟語謂之進命之坐康濟斯民之大計經制四方之大畧目得竊聽緒餘而竊自歎曰抱負奇偉如此而又得君逢時三邊不難平天下不難治也大江九派雲屯万騎西控荆蜀而東連吳楚實當今第一重地非有威有望有權有謀者不足以鎮之所謂以來波瀾不驚烽燧不舉此序千里耕田鑿井咸遂生植春風滿地黃

雲野真儒之效無敵於此天時人事之相符又如  
此前之所云三邊不難平天下不難治者於此可覩  
矣甚盛甚休其學不適用韻不通俗昔者侍坐時稟  
叙已詳去家二十年六十九之老且且望歸去豫  
章才三百里扁舟絕湖信宿可到由此之故特為薦  
福一耒相望祭載遠不數百里而不得伏謁麾下有  
負知己愧汗幾無以自容定城洪寧庭參之便用備  
率申狀病眼眊矇字畫欹斜伏惟侍郎恕之察之

兩岩吳樞刑

比者六轡光華將指西上某與邦人又老弄之祖帳  
之後既抵彭山後車塞路不得俯伏行臺稟叙依戀

之私煙雨淒迷山川草木蕭目黯然皆別色也為先  
正而登鵝湖奉辰輿而上章貢一天霽色冬暖於春  
想見建臺以來魏令一施城郭旌旗皆變色西民何  
其幸也論學者不必有政能政者不必有學孰淳諸  
老不作曰政曰學歧而二之維日已久寺丞著於心  
者實學修於身者實行及於民者實政可以觀一貫  
之妙矣昔人謂民情之隱微不見於通都大邑而每  
於深山窮谷見焉其比因郊行殘山剩水間見山民  
野老相與言明使者之去多慘然動色是豈色音笑  
貌之所能致哉某遠籍台庇安居如前日惟是距臺  
治二千餘里無由參覲然夜氣清徹乾文爛然使星

先芒。溘度不遠。整襟束容而望之。未嘗不在照臨中。也。前被泓穎申候。茵憑自知其僭而卷。歸向不能。自己伏惟怒之察之。

容齋趙尚書代

某山澤下士。蒙知遇特厚。他日委紳立朝。無旬月不獲侍坐。自秉直道去國。不納謁已二年。一老巋然。邈在南海之濱。上南朝廷。下而山林外。而民庶皆想見。羊豕不獨某也。外虞未弭。國論未定。宗社所倚者。尚書人望所向者。尚書。上心所屬者。尚書。鋒車駟使。相望於道。途而牢辭封章。文羅於殿。階某愚不知務。私切以謂皇上。望治求賢如此。其急尚書。夏國受君。

十五

四

如此其切。正當以道濟天下。不當以節高天下也。某所託台庇。粗安如舊。但一閣未立。頗費經營。坡祠記文。許賜書丹。荒寒小刹。藻火黼黻。皆得於百世之士。坡仙實竄嘉之。望尊謁少。日長院靜。伏乞早賜命筆。一馬二童。自南而東。則此事不暇及矣。其人微。不足以泐執事。輒介坡仙之重。敬布誠懇。望塵遠迎於郊。闕之外。行且有期。不敢僭致茵憑之請。以速鈇鑕之誅。伏乞台察。

節齋趙觀文

某去秋專介。回辱賜鈞翰。而後不敢嗣以尺楮。仰塵材館。然經國有幹。利民有道。實與薄海內外同一眼。

見同一耳聞而同一心知也。惠化方行，簡在方切，而  
榮車獨往，憐然苦溪煙雨間看山。吳松尋僧何道，視  
功名富貴若特晚焉。進退出處不失其正，謂既明  
且哲矣。惟是併法顛危之際，相公以旃輅坤坤之手  
朝暮拔尤力，賜扶豎千金之子，無所用其力。十有餘  
年于茲，茫、法海驟失砥柱，有志於斯文者所甚稟  
也。其來東已再夏，內外頗相安。朝夕親、惟恐有孤  
相公識拔之盛意。春夏以來，日暘曰雨，歿之斯在一  
稔可立而待，遂與五百衲子俱免卒歲之憂。皆出鈞  
庇相去門牆遠在數百里外，而又阻以大江重堰，未  
參見之日，西望不勝依依。悲然上意所屬如許時論所

十五

五

歸又如許東山，豈能久留。伏謁館人，匪伊當在紫樞  
黃閣間矣。為國為民，戒謹羞服。其一飯必稅

### 秋房樓侍郎

某家世祿章異，時侍郎持節西上，清明簡易教條，蓋  
嘗見而知之矣。遊吳通越十有八年，小溪園畫中濯  
足松閣尋梅雪徑，追隨竹林僧溪交，而某也。一武不  
寄其間，是猶未到吳越也。深衣大帶，重入脩門，春風  
玉笋班，望尊貌重漫刺在手，不敢納諸謁人。然改家  
文獻之風流，一世人物之標準，何待見而後知哉。某  
不避嚴譴，僭有稟，爰受業室，乘重建，破記得文於尚  
書程公得題，蓋於樞密徐公書冊，尚未得於一世名

轉旋

筆切謂位尊而望不足者不可以配二公名揚而行  
不脩者不可以配二公仰惟道遠高廬山則而濶薄  
牟度夷曠雲雨而水止捨侍郎未見其人輒介二公  
之重敢以為請涼風洗秋氣坤精清氣已入老手軒窗  
靜深硯波浪浮動引絃行筆與耒不俟終日矣斗大  
判固不足以辱二三君子品題第其受先師思死之  
託已二十年不可無以慰九原之思故忘其僭塵瀆  
至此冒犯尊嚴無任悚仄

滄洲程尚書

某辱賜台汗緘示記文竊窺詞旨之開合則未焉起  
敬再思又祖之艱難則嗚然興嘆載觀教戒之詳明

則凜焉增懼江濱野寺一經點染精神頓長十倍流  
意末韻自此託文以鳴韶灌人聞矣江南山水中居  
焉添此佳爻自有天地未有此遭也聖天子圖任舊  
人以主國是徵黃閣已再行雲川煙雨恐尚書不得  
有矣某以待託作夏竦隱君誓老子又分榻館之天  
氣向熟未有他役伏蒙批閱不敬不布台神次惟以  
專圖稟謝

湯太博

某家世豫章癸巳甲午剛從伯氏陶叔元遊白鹿實  
與晦靜先生講席太博來淑諸生某以謁告歸者不  
得預執經之列明年參學而太博已過泉南赴西山



大參之招矣。然發天地之大全，繼性聖之絕學，得於伯氏所傳，猶耳聆而面命也。其廢棄初服為佛者，徒於今二十年矣。甲辰秋，有晦靜先生于旴江，留郡齋旬月。時太博方庭對旋歸，晦靜先生令小留以待。行李之來，其以又兄趣歸不果也。重來東南，又八九年。叔元兄書來曰：太博名節為天下師表，吾迫於事，育不獲從之遊。汝行四方，俟至立班行時，當納謁左右。為余謝不敏。陸離車馬，重入脩門，其漫遊吳越間，竟不得廁賓客之後。月初，絕江太博方至，文衡比扣謁者。又程試壁水，已留刺劇人，必澈視聽矣。其去京半年，乍到亦困多矣。未由荐扣專此，叙半生宗仰之私。

十五

八

稟事具之別楮伏乞台察

所齋毛提刑

比納謁館人，大熱如火，不能尽延留之盛意。稟違登舟，腹色已合。江風借涼，夜氣如秋。到蕙溪，東方猶未白也。檣檣寺丞聞大旆有臨訪之期，極以為喜。畏景如此，亦不敢必望耳。遠宦久出，勢不容不為大權一求。然發政施仁，與利除害，不愧吾心而不負吾民。則所謂大權者，亦何必遠求於玉几之下哉。某还桃源，又留旬日月，望後始歸。太白山深林密，魚由探伺，東上之期度亦不出後月耳。六轡光華，照臨列郡。大江千里波瀾不驚，想見澄清按察時也。愚詩一章，勉塞

台命但衰與病會舊學蓋廢不足以發揮盛美耳今  
嗣直閣不別奉詔養以忠厚守以專靜由是而之焉  
為學不難矣過庭之訓固已入耳著心而猶區區及  
此者苟愛之厚不能自己也飯後熟甚勿奏記百  
懷莫吐一二伏惟台察

松山何知府

比領台汗之明日嘗到寓邸稟謝而陸離車馬已薄  
言旋歸矣屢與令嗣直閣約共載參見咸悅入越訪  
毛所齊孫竹淵遂留度歲到四明又為張公寺丞留  
兩月育王老子有舊遂為此來異日又寓四明明之  
殘山剩水皆相識而寺丞公春不忍舍來歲秋冬

十五

九

方可還京春風簾幕燕子日長從容侍坐於筆床茶  
竈間當不在朱履後但恐是時麾節馳騫功名之途  
耳弁山在雪竇天童時累書見招茲焉此來松間石  
塔蘇色已爛斑矣知過之舊日書及之

何直閣

某閉門北山落葉滿地深衣大帶屢辱臨之意氣傾  
屬風神間淡鄰僧相語謂未嘗有此客也看山天日  
納謁館人方襟被束裘以踐夙約而越舟列岸午潮  
促行雖欲勉趨賢父子之例不可得矣滿船風雪浮  
游賀家湖上与秦望石帆諸峯叙十年之舊不識客  
路之有塵土也比日隸業何地大敵壓境伏想虜兵

秣馬以俟秋風當不遺餘力故家舊學文獻所自出  
功名豈難致哉

王帳管

相去甚不遠而相別甚久辱手教慰甚昔人愛竹而  
辛苦移家子猷亦徑造竹所陶下乃欲折東招之恐  
非所以待此君者使招之而遂往亦不足為此君矣  
雖然主人不俗招人而性庸何傷一笑

雪坡姚狀元

昔者曠望顏色於春風得意之時見面益背皆功名  
之象而尋僧北山酌泉西湖葉然山林之興又溢於  
眉睫卷舒用舍行聖人之時可以觀所蘊矣遠去三

一五

年區々行李今年而四明々年而臨安又明年而鄞  
陽挾病與勞顛連困頓一書問無恙雖不徹西曹然  
逆知仁義以為居道德以為廬起居飲食固無適而  
不安也此會龔幹頗聞近况竊承軒車常往來西山  
南浦間濃墨大字幾遍園亭池館之上幽人處士之  
室其恨未見也向來所惠琳琅妙墨尚留篋笥燁然  
文星光絳萬文折旋俯仰未嘗不在照臨嗚亦足自  
慰其半生病軀已無意出遊今年春江東憲毛所齎  
以薦福帖束為六十七之老因便而歸惡勞便靜出  
於天性而又奇疾日甚決非久留者昨會師德輝竊  
知行軒多寫鋪柱教奉此紙

万道州

在臨安日屢修鄉大夫之教。四明山中與孫孔侍相周旋。謂昔者幸甚。得侍同朝。所見所聞。與前所云無以異也。三年前還西湖。與令嗣令姪過從甚密。知起居動靜甚詳。而尺紙數字。不敢千里累人。區、亦曰。相向以心。而不以迹。又何翰墨于牘。為春陵之政。如春在万物。不見其跡。而洪纖長短。咸遂生植。孰謂天下後世。無元次山哉。某東游又十年。在院兩字。平生不挂牙頰。間以二親年幾七十。因便此來。病眩不瘳。進退升降。不便甚於疇昔。竊自惟念。平生數字不多。而多抹虛名。造物所以不見。怨者正恐在此。豈可後

十五

十一

游人。向馳騖營。而與造物敵。哉。傳聞近嘗別業於東湖之上。中車常往來城市。某已扁林屏。僧為治一室。受西山南浦之勝。以俟其端。一珣東還。陪侍幅巾。杖屨行。且有日。

譚伯常

十年不侍教誨。東走西征。精神志氣。雖竭於道路。然亦不廢尊仰。秋九月。覺上人來。翻首出賜書。反復讀論。幾千百言。旨意深遠。固非淺陋所能測識。而竊有疑焉。獨立一世。宰制万物。莫大於我。而耒耨乃曰。有今有故。是二我矣。我而宥二耳。目鼻舌其能自用也。幾希其往來。吳越二十餘年。落其所學。忘其所能。其

所識者我而已。反觀內者，所謂作止任滅於自己分  
量中，無着脚處。八荒去求，道渺渺困多岐，歸來坐虛  
室，夕陽在吾西山。谷脫年所學，決非司馬子長所可  
望。尊意謂何某到家，甫兼旬一劫，又東竊知尊旆留  
白馬，無由納謁，勿遂行而念前書，繼終不敢不報  
改，僭具此紙。

周時甫

昔者幸甚，瞻識於番君座中，熟視密察言行有物，進  
退可度。未東逾年，眼中此客不可屈第二指，素之何  
不敬奉別易久。入山已深，無從訪問，安否日暮碧雲  
合，曠焉此心。翰墨淋漓，遠墮空谷，良哉存記。一讀則

躍然以喜，再讀則未然以敬。三讀則悠然以疑，何則  
無文者非廢棄文字之謂也。周旋文字之中，而離文  
字之性者也。文亦豈可無也哉。雪霜風雨，陰陽晦明，  
百鳥鳴春，候炎冷，秋天下之至文，孰有加於此者。而  
欲掩之使無，是理也。及而未之，吾身容儀，止威儀文  
之軀也。折旋俯仰，文之用也。怡愉熙怡，文之粹也。慷  
慨激越，文之變也。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固  
有溢于翰墨筆硯之外者。人自不省耳。終日文字，而  
未嘗文字，曰無文者，不在茲乎。閣下以學聚問辯之  
功，真積力久之植，試損書而反觀焉，不難見矣。

西麓陳帳翰

往來四明二十年而不瞻望手未而乃交際於大江  
之左三千里外却逢君此語似為某發也近新而往  
省親而歸比見泉使得知起居甚悉涉江履堰風雨  
載道飲食無恙否得於天者清心脾肝肺皆冰雪六  
氣無可乘之隙百体堅壯者可不問而知也西來幾時  
或言行李已不脛此來矣番去浙千餘里道阻且艱  
而又寒瘴窮陋非浙人所安行李之不脛此來宜也  
第其從游方新厚知甚厚而遽有吳越之限未免要  
懷抱耳逼夏還東湖切冷妙語於青、方聞錄味竹  
定轉清入牙頰風林露葉軒然舞亦皆為之點首  
也半路聞到京即行不知果何為令留四明耶亦後

十五  
十三

為諸侯客子耶春復若雨流江暴漲久欲遣書問近  
况僕以冒雨登程為難全剛已得二施人重望威武  
嚴重十德前日某託庇如昨第未有合并之日無任  
傾軋然去留不作計東開興及即從西麓於梅邊柳  
下矣

浪翁陳提幹

某昔者幸甚得侍雲谷右司坐又幸甚得從浪翁游  
既識天下功名之士又識天下名勝之人朝從暮游  
倏來忽去察言觀色容無幾微見厭之意豈氣直而  
不回性剛而難合臭味幾若相同者此所以不見厭  
欵行李去番某適留西山之下長短亭邊維風及雨

深房淺榻極為翁憂之然檢尋在架之牙籤重理在  
畦之杞菊又為翁到家喜也其四月初東還甫施擔  
即結夏而泉憲二使者建其臺以山中為館舍送迎  
擾殊費心力又啟專何通右司書而十日九風雨  
僕以遵陸為難適作此書待齋發僕忽送還兵以台  
翰至細視熟讀得知以途抵京以後之消息極慰卷  
之推是握手未有日未克作惡然拄杖無根興發即  
行即從翁於西湖之上

盤翁鄭知縣

昔者端旆次津亭獻酬交錯不敢以野服見薄暮辱  
走价傳誨明日遂行矣三年託庇而不能致善頌善

禱於臨別之際非人之情也風雨橫江波濤非怒極  
為衝冒之憂伏領賜翰喜兼善違無恙大慰所思死  
擔已久廣錫已定神觀當超然碧桃花下葛翁遺冊  
猶有存者芳烈看草木亦足以藥病朝餐夕饗鬢間  
之星者可以黜然而黑矣番之人士間或過從相  
與言治狀寬而不弛明而不察豪猾無可投之際其  
吏無可申之喙教十年未邑大夫未有若此其賢者  
以某所見即其所言非夸也某仰藉餘庇粗安如前  
去留久近固不作計然未去之日可以盡職分者一  
日必用其力書尾兩轉語尤切愛念之真切敢不深  
懲痛艾以毋忘教誥之盛心八九月稍涼或謀侍杖

賦

屢龜山之下但恐功名入手三十二峰不能久留耳

吳思永

比辱臨訪明日遂行波寒風冷涉江歷湖行李亦良苦矣士君子以仁義道德為序舍所向而安無可疑者近況不識何似神靜而不浮氣和而不擾與北道主人風味相似房山之下居然有此二妙無乃太清也歟鹿眠舊遊別去已久亦嘗酌泉流芳否先風霽月想尚無恙在夜誦曉講寧復如疇昔之盛乎某山居粗安今年復得歲有飯可飽搜此少留然不作包桑計也相見何日無任卷々

涂知縣

伏彼手舉於曠色將合之時眩然兩眼為之炯然矣果食清甚茶土尤珍日長無事酌泉候火與諸友烹試西北扶輿盤礴之氣散入齒頰雋永之餘又恨封豕長蛇又汙此土也有志於天下國家者若若之何

吳提幹

相去只隔一湖而不相見已許時令嗣果以何日登舟開門送兒出依舊掩柴扉張若叟詩也芸叟內有所主喜怒哀樂不足以動其心提幹風味與芸叟相似亦嘗有感而賦乎風雨閉門交際古人於千載之上當不見客意寂寥之狀矣故見未能專此奉問

晞仁李判縣



昔者幸甚一再辱過從欲聽話言密意既退而質察  
之諸交所見異手所聞今而後知解峯有姪雙峯有  
婿極為斯文喜也別去幾何時三巧一書併領於旬  
日之內者已親過吸、寫若不及者天資固高妙然  
勞力不到未易至此區、愛助之意不出於臨別數  
語河之所以潤九里以其深且濁耳惟其濁故魚鼈  
蝦蟇浮沈偃卧各遂其性清則悠然而逝矣溪園已  
道盛意

賜賜谷洪判縣

昔在東湖風亭月榭間無旬日不相從辱愛甚篤也  
既去後來而筆床茶竈宛在離騷之國蒲芳芷潔盡

管領騷人之餘意柳暗花明又鼓舞春風於百里之  
內學優而仕非今之以簿書期會為政者所能也某  
嘗謂天下無不可為之州縣存乎其人而已今於判  
縣見之細蒲在即日僕未歸而成言折方元老又將  
羅而致之功名入手東馳西騫勢所必至也某重來  
番中又三年矣起居動靜固嘗於宴上人聞即知之  
一書不至西曹若是其久是豈其心哉

董輝仲

某比方山夜坐相與言翁婿極一時之名勝且言騷  
碑高古有作者風味而不示所作方欲求教而歸舟  
已西溯故、白駒在彼空谷方起不可見之嘆而春

風一絨忽焉入手筆力俊快如銀河之落九天議論  
深遠如滄海之受百谷又記起不可及之嘆續操真深  
思遠有騷人之遺意方山之所以函稱者不在茲乎  
東坡讀米元章望月觀賦嘆其高妙自恨識元章甚  
久知元章甚悅閣下之才之學其得於警敏得於眉  
宇得於周旋俯仰不待讀操而知也風雨蒲山潤  
透窻人意緒殊剛時令侍僧讀盛作而聽之詞  
遂辭去辱既極不淺何日來城辱訪章甚

吳新恩

昔者二妙馳騁來訪竹邊屋陸之產固非凡駒然精  
神間淡內守不浮未敢信以為千里足也長吟短行

十五

十七

時出放之音節清亮若非特世粧者始信秋霞不得  
為難兄矣始知有觀未知有觀山谷嘗有是嘆况某  
乎哉片帆南去留詩語別此意尤厚甚有便而不暇  
和欣和而不得便此廢札所以至今也山居讀書又  
子兄弟自為知己人生樂事孰有加於此者興未操  
觚更酬迭唱痛快如甚風疾雨清趣如天球玉磬一  
家機杼各造其極各盡其妙其甚恨不得掉鞅其間  
耳遠賜名帖穎輩俱未眩甚與穎絕交已久何為而  
來哉今兄別紙之喻相見當有日當思所以求教矣

魚文印卷第十六

書劄

右翁江相公

其去年春具狀申候黃憲璫等犯分自知其僭相公不謂之僭五雲冊之旋墮空谷克勤小物之盛意見於親染觀者稱歎其笑語之曰若豈知相公之心哉海所以能大者以其能下故也朱熹阜蓋西入建安方是時其間醫新塗不得奔走袒帳之後相公訪問出處疾疾舍姪婦自門墻能媿之言其不自意何以辱相公愛念如此甚深且厚也此日釣鮒何如春來多雨寒夏未退舍建安近南又有相公鼓舞和氣

十六

於其間伏想行春小隊問花尋柳於風輕雲淡之時退而以文章斧斤悉發朱夫子未啓之扁輪嘉惠後學且使世之為士大夫者知學優而仕之優而學舍學何以為仕垂世之教孰有大於是者然端香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此天子下之所共望未信建人之能久留也其去秋歸自清江而薦福之檄至其極不啟行遲回至歲晚乃來相公起居勤靜備得於和老之口惟是相公小留綠野時其樓遲西山南浦間及為此來而相公擁麾持節遠在丹山碧水之上從相公遊綠過何淺也縣丞兄去秋已領事舍姪向言啟春間趨拜榮戟之下玉砌遷糖湖儒杖相橋角

頗不自安。數日前來過言。相公以大中招隱。席市劇  
刺。固非所便。然鈞意嚴重。恐終不敢違也。適中蒙遣  
既。允盡可以補茶邊清事之欠。相公此意惠甚。矜顧其  
何足以稱之。爰侍尚未有日。南望臺府。不勝依戀。傾  
屬之至。

某茲者伏承。既見中葉。易鎮南國。兼兩鄰節。而並持總  
十連。而作帥。一札十行。自天而下。海內之士。皆曰可  
為相公賀矣。某獨未敢以為然。端委廟堂之上。運動  
斯世。於掌握間。此相公分內。安也。開大幕府。建小朝  
廷。為南國諸侯之紀。亦何足以辱相公之重哉。然夜  
析未訖。四顧多風寒。南中扶山負海。異時赤白囊所

十六

二

不到。天下指以為樂土。朝廷視以為重鎮。小煩相公  
卧護。政不惡也。前之所謂可為相公賀者。不在茲乎。  
某早作入城。安國報明。發有建安。便過諸進。終日周  
旋。諸公聞還山。已昏黃。令侍僧燒燈。具此紙。稟叙賀  
私塵。漬鈞巖汗。下髮立。

比具狀。申易鎮之賀。中台之光。當已下燭。比日鈞候  
何如。詩書孔樂。之呼。帥式是南國。山君海王。當不徹  
宿衛。鈞躅康健。民氣和樂。可不聞而知也。東。禱名刺。  
當付之名。世士相公。不以某不肖。欲推而納。諸其間。  
劄。疏遠。未。番人相視。動色。謂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相  
公。蕭散之。俎。三之。何乃至此。某亦自知誠不可為役

刺

然半年之間相公命之三命之四矣尚何敬辭第寺  
丞張公行年七十有九某往來二十餘年愛之如子  
弟別去十年每對客語及某久不相見必潛焉出涕  
昔者猶以七十七之母不可捨為辭今為相公入閻  
是母可捨矣而乃獨不到東海之上是豈所謂曾中  
有道義者哉已於二十日領受既劄即具四明行李  
二十五戒途歲晚即歸開春為老母壽即南轅矣東  
禪荒寒窮悴燕雀不過其門某嘗見之三十年前矣  
而况三十年後乎哉某捨母挾病崎嶇入嶺無飯可  
飽無僧可聚無叢林可修幸極非其心雖然為古心  
老仙出持此或可藉口耳庭參行且有日謹此稟聞

仰惟鈞察

去年冬新天子有詔起一老於南海之濱某遂不獲  
有南轅之興相公入脩門某已過東海初擬橋山說  
事舟渡西興納謁相公借榻南北山往來相公齋館  
度憂乃歸而變故卒然出於意料之外倉卒治歸裝  
由紹興涉稱女趨三衢竹與呶乳血日不在風雨卷  
中進不及見相公于朝歸不及見老母于堂某之寸  
心繫可見矣遂留西山六月且方逐湖上半年之間  
精神意味數於奔走患難相公登紫樞參大政不能  
以一書為天下賀者以此雖然國家有大憂天下有  
大計朝廷有大議民生有大患相公鈞抱朝夕所以

皇二者故有所在野僧之來否幅紙之有無念豈到是哉頃和老在安國每相見可以問相公起居狀和道祇園茵鼎何如之問遂無申其喙矣然青天白日清明開豁人皆仰之亦奚俟問而知哉偶鄧文祐道自南康來畱數日言自此徑趨相公平津閣便既的適當解夏兀甚而某又有負薪之疾倉皇其狀所啟言於相公者百不能一仰惟鈞照

自永徒御暫還午橋已三數月望尊謁少日長無事伏想安車夷猶按行松篁竹鳩間氣不導而舒神不凝而靜又老遶道聚觀誠上界天人下閻人世也上念一志遠在大江之南養之以萬鍾之祿眷周隆矣

孰若白麻楊庭用慰天下之望哉于越士友李叔通此書相公還芝山急來拜者乃落舟御西去之後相與言在中都時相公亟教之亟稱之某与之別已三年其學益進文益老守益固區區極敬愛之令之以士名以文鳴滿眼皆是所謂真士真文極四海內外求一二不可得是豈天下真無士哉有昌黎而後有籍湜昂黎固不出世而籍湜亦豈多見相公心古學古天地雖大求一士可以上當鈞意者豈無有頃得會孟令得叔通二子百世士并舉而納諸藥篋中天之所以與相公者盛矣至矣相公文追雅誥聲撼海嶽寧相時來則為之相公乎何有教養英才扶持絕

學作與斯文求所以為千載之傳者直皇之汲也  
水心之門得貧意諸公出而其文益昌使斬焉無傳  
則水心亦淺矣叔通又未葬且老貧且極矣鄉里  
豪貴家一脚不印其地荒三四顧孰有能療其貧者  
某告之曰貧不極文不進文以氣為主飢寒困苦足  
以撓之則餒矣子美夔州退之潮州子厚柳州文章  
所以與日月爭光者憂患不能動其會中耿者故  
也千人萬人中求一人不易得望相公矜念之振德  
之不獨文章也即他日有所付且為天地間成就一  
佳士亦可為令似中嶽得一佳友也某所以望於相  
分者甚古所以言於相公者甚真非相公則不能毫

五六

其真且將指以為僭歷觀古初至于今日人品如相  
公者能幾見固直以古道顏色相期望之也此書豈  
為叔通發哉某不見羅北谷已三十年其子弟信來  
謂葬且有日已得銘於後村欲求相公篆蓋囑某以  
書為介紹某謂北谷受知甚深何以鄙言為芝山花  
竹久不見主人精神殊味之某正初告謁還柳塘東  
還恐在三月庶侍教誨當在芝山之下預切自喜  
茲者恭審渙號大廷升華端揆以國柄付元老為天  
下開太平白麻播告萬海內外禽魚草木率皆鼓舞  
況某愛知最深者乎仰惟大丞相國公蓋天下第一  
奇偉負天下第一學問令又居天下第一宦品遂任

天下第一責望貴為三公禮絕百僚切意大丞相於此必有皇之不自安者矣雖然大丞相所以答天下之望者豈有他道哉聞誠心布公道用君子去小人此語雖爛熟然善相天下者莫切於此四者備矣寒者不必求食衣飢者不必求食不獲者不必求得蓋分任其責者彼自有人於大丞相何有哉文公富公並秉國政而天下之望當世之責多及文公而富公若不與焉者何哉蓋文公望尊位極故也某聞之人言大丞相起當塗畧金陵浮吳松入國門脩遠後苗鼎無恙如平居無事時蓋二氣五行皆於我手出山川鬼神皆於我手請命外邪容氣豈有可投之隙哉

六

六

某榻痺日甚光景無幾何幸甚目見大丞相兼國之鈞造化一機坏冶一陶與天地万物津之皆有生意某寒焉而衣飢焉而食皆大鈞塊化之賜也潛深伏與未由伏謁光範門下謹具公劄申誦所以喜躍皈依之意伏惟大丞相恕之察之

某方冒昧上書光範為天下賀豈敢有犯分陳請然幸機可乘勢有不容己者某亦自知決不為大丞相之所厭惡敢申言之某今春嘗以亡僧物故不堪宦吏之推剝具狀申聞伏蒙鈞慈亟從所乞給榜劄郡凡亡僧衣鉢宦吏並不許干與事下郡縣如陰囊解駁天地開霽九州之僧皆歡呼鼓舞相與族而言曰



相公之恩廣矣大矣自是而往吾黨可以死矣雖然  
五雲之覆祇於江左一路而已閩浙湖廣造化猶未  
到也今八荒一雲四海一天凡囿於宇宙間者豈有  
更在化外之外哉報妄犯分謹具公劄申讀鈞嚴伏  
望大丞相垂天地生成之造俯從所請使公朝隆恩  
行之天下達之後世死者得葬生者得安皆大丞相  
之賜也冒犯鈞嚴死罪死罪

松園黃料院

去冬范川崖西還嘗奏記客憲眩甚斜行歌字如醉  
人夜行料院見之不獨笑之且將念之惜之矣舊家  
柳塘在殘山剩水間而又村深巷僻遠跡所不到所

賜台翰業秋雖不欲為供喬亦何自而至哉某不武  
料院亟稱之於矩翁待制此意厚甚留書於揚船西  
上之後此意尤古甚願某何足以稱之昔之人有以  
石髓餽凡子者謂飲之可饑髓未及口已化為石凡  
骨固不可化飲之之意自不敢忘也惟是不見料院  
已六年相去幾咫尺探伺不發不得瞻望道德於前  
後極為作惡來春果肯為雲岩侍郎來當具扁舟候  
迎於春水綠波之上矣家兄成通山未半考而先人  
大故服除調缺負丞章貢戌期在末夏第老母行年  
七十有六喜懼交懷固不敢望食一日之祿而又孤  
寒無援尚敢言削哉辱賜問不敢不稟報家兄拜書

亦誦所以然者矣。其七八月間，誤用庸醫，點刺眩甚。他日斜行，數字亦不能作，料院聞此，念之惜之，又將甚於前日矣。俟侍當不遠，所啟言者，當面誦之。

卓山陳知府

昔者廬山嘗同邦人士女，致截轡，例轍之意。既去而思，其則尤甚於邦人士女也。東觀讀所未見書，銓曹閱天下士，建臺長洲茂苑之上，專城若溪雪水之間，功名獵獵，極一時之盛。不惟威揚，不惟利疚，風節凜凜，又足以振起衰俗。某又與天下士同一起敬相望，千里苗芻，何如之問，不能以特奏，徹自常情，觀之幾若有負知己者。他日張簿新鄉，歸自鈴齋，為言其間。

天之所以與侍郎者，亦可謂清矣。然山多田少，歲歉民貧，寒者求衣，飢者求食，民之所以望於侍郎者，蓋不止清而已也。雖然，郡大如斗，亦豈久煩康濟天下之手乎？某自侍郎東上，勉為前，先留明年丹山翁公持節江東，大肆黜陟，下逮山林，挾貴勢者，遂奪而居之。不幾何時，挾貴勢者死，太守趙公復以前先帖來，某謝之曰：「鄭不來矣。」又明年，忠齋孟侯來，番易因邦人之言，衆僧之請，帖再任薦福，某力辭，逾半年乃來。古心大參，寄建帥，陶一歲之間，招隱之檄，四至。及某啟行，而古心被召，是於薦福又有未盡緣也。老母去春已見弃，泛焉不繫之身，天地間遂無可繫念者。性

荊州依劉表此興極不淺而眩且甚不能遠役矣矯首東望不勝依戀之至

盧舟謝國史

去廬山後興山幾若相忘者山中美人焚香讀易俯視一世孤標拔俗高處何止幾千仞而已山可忘也山中之人不可忘也史學不明維日已久有筆力者凡例或不明有學問者識見或不足好惡取捨紛其懷人禍天刑又洎其志慮是非易位何以取信天下後世昌黎動氣可沮金石欲作唐一經而不能成甚矣書法之難也上即位初起一世名人成一代大典可謂極天下之選矣南豐出仕朝廷處之者以此文

學之在人心万世古今同一陶冶孰謂今世無南豐哉甚盛甚休四明士友陳景夫讀書能文功名之氣甚銳屢戰屢北而氣不少斲出其餘為駢儻葩華新奇不作殆囊語公卿士大夫多愛之久遊江南以未登君子之堂為欠今自南還東願展拜床下以償其所謂欠者一經品題遂為佳士景夫志不邁此他非所望也其留番又三年行李未出廬山時順流放舟信宿可到欲見既不果長安天遠難手一見矣紙短意長東向怕結

深居馮常簿

三年前曾賦教語代書送西苑往上人謁記往也既

垂橐而往。相載而歸。審易。登上人者。又援例以請。殘  
山剩水。一經點染。十倍精神。往之記。登之序例。辱齒  
及不腆之人。不自意。何以得此於先生也。薦福自雷  
轟碑後。斷跌殘碣。僵立回簷。墜甍斷苔。細讀少  
可人意者。某領事四年。由三川至法堂。莫之堂。屋之  
新者三之二。方欲藉此求記。始末大書。深刻以洒。主  
林之愧。而或者為楮君七千輩所迫。任以東閣。付若  
琳矣。翰墨風流。流行天壤。間幾無遺地。東湖舊游。乃  
獨在品題之外。點墨隻字。亦有過不遇。那太常。孔樂  
法度。所自出。更化之初。而首極天下之選。可以觀世  
道通塞矣。送韉館。張天地四方為之易。任康爛生。民

一六

十

而魚肉之大江。以西地方千里。無能免者。鼠竄鳥息。  
江之南北。在皆。是孰謂長江天塹。有天下國家者。  
果可恃哉。國爾忘家者。將若之何。

### 忠齋孟知府

昔游中都。時判府妙以齡。來京師。取高科。紫綬。輕衫。  
髮錦束。功名之氣。燁然如五色鳳。某嘗得瞻望於萬  
人聚觀之時。屈指將二十年矣。一蓑煙雨。久還大江  
之南。今者幸甚。判府擁麾出鎮。近在太湖之上。俯伏  
綉謁於作階之下。切有志焉。而未能也。薦福為楚東  
望。殺利。軌道。淳。忍。間。多有道者。居之。令也。峯而。季。嘉  
某判府。固為耳。誣矣。如乳。淳。諸老。有。其。某。雖。不。數。敏

敏

敢不倍道兼行仰副特達知過第半生病眩如行深  
雲重霧中年運而往昨益甚兼老母行年七十有  
六家兄負丞章貢遠在千里旁無兼侍併此二者遂  
不能奔走台命矣某切伏惟念先太師無庵以擎天  
柱石之手開闢戎馬間遠致名僧深入禪定每汲汲  
於軍旅雲興之際不勤色氣而精宗廟社稷於泰山  
磐石之安蓋本於此判府心學已得家傳又而甚有  
志於天下國家故旁搜遠引下及不腆之人判府之  
心先太師之心也某耕道三十年餘無所獲今又崇  
之以奇疾無以仰副招隱之盛心麾芻蕘行且徧  
東南之域四方上下逐東野某或者他日其殆塵幾

十六

十一

今則膏不能也公帖專用繳納塵瀆台嚴不勝震懼

又

伏蒙台慈遠賜空翰申之以公帖重之以妙語雲峯  
霞卷出於親染華衮之褒溢于詞氣不由介紹特達  
知己有如此者何敢負之某眩甚母老前書申稟已  
詳心之所存更有甚於此者某游寺丞張公之門三  
十年極存願念猶父兄之有子弟頃來蒞福揮涕言  
別以三年為期今九年矣春晚書未言老甚且病篤  
非又為人間世者已決歲晚為其一出或者俟未乃  
言夏秋已捐館舍審如斯言尤不可緩某堂有七十  
六之老舍之遠去蓋有甚不得已者今使命嚴重遂

所

摩

不敢重違其去冬過清江問醫誰侍旁檢一年令猶  
未到家也。極松問菊勢。頃十一月末可領寺事。已初  
欲謁告過四明。迫夏還山。此事可否。却恐重費判府  
思慮。一判在臺府之下。為之主人者。到不幾時。而又  
適吳入越。判府固諒其心矣。如臺府何哉。伏乞審思  
熟慮。若謂其勢決不可筆端造化。轉而之它。其實受  
如天之賜。凡令國顯方服者。孰非任山人哉。某病眩  
日甚。閱世日熟。世間之念。不翅猶紙薄。所以冒昧報  
言。導稟者。但欲將順。旁搜遠引之美。冀初非有心於  
任山也。疏帖未敢祇受筆端。所不能盡者。已瀆首座  
稟覆於作階之下。判府賜之坐。而問焉。其詳可知也。

十六

五

塵瀆台嚴沂下髮立

雲谷謝知府

此裁書候吏申次舍之問。迫於依向之切。而不自知  
其僭。迨中蒙賜。甚毫。所以獎予慰藉者。又甚至尊  
為邦侯。重為宰掾。貴為天子之戚。伺候門牆者。皆天  
下名勝士。而春寫於深山窮谷之野人。如此。今之所  
創見也。開藩已許。時民悍俗獷。郡計凋弊。誠如台諭  
然。有邑。綈足以鎮。歷有精神。足以運。調有學問。足以  
施行。豈有不化之民。不變之俗。不足之財。周哉。僧俗  
有自墮耒者。為言道。出建安。得治狀。於匹夫匹婦之  
口。甚悉。襟度和平。施於有政。如春風行空。動植洪纖。

咸遂生育而不知所自來建民何如其幸甚也池上  
鳳毛當亦秀發富貴種性恨未見之其稟違已年餘  
臺府諸賢謂其曾經題品与之極相安法堂已落成  
飯蔬飲水已無他念但於洪有老母於建有右司於  
明有樞寮是三者皆歿朝夕相從而未能常往表于  
懷者也何由老墜座側追隨筆序茶竈間南望祭戟  
無任超越

樞寮張奇丞

維時歲晏逾暖恭惟興寢天相台候万福某頃於寓  
邸一再侍左右春風一柳出入鷗群鸞行間追隨馳  
逐惟野僧文士如浩翁在溪溪時來華車馬如流富

貴之氣成霧孰知有此世外標致哉稟違登山首以  
行李所寓告無準老子後數日老子過湖邊擬屈尊  
蒞為山中一耒既到則在楊船雲川之後矣駕言東  
歸河安一書雖不及貢然起居何如東來袖子能備  
言之矣其一為此來迫於人情未容引去惟是重違  
初約有愧此心來歲秋冬定買施江之棹俯伏門墻  
以請食言之罪

初堂韓架院

歲晚約謁館人從容移頃動直不回之氣慄逼人  
廣靈王子孫雖十世猶有乃祖風烈先忠獻功名種  
性固非他人比也稟違半年雖不廢傾仰而尺紙不

敢僭申記室之詞燁然函教君焉下墜何存記不遺  
如此九歌跋語發明屈平心哀甚白推其有之是以  
似之其廢書甚早而又重厄奇疾於文字手何有而  
或者以識字日之迫於亟請亦時有不能自己之作  
登會稽探禹穴尋太白舊際借榻於深簷廣廈則  
出所有以求印證行有日矣

又

歸自庐山後一向不得浙中近訊山窮水盡之居雖  
州里事亦周聞之而況吳越千里之外特達知己莫  
如寺丞又莫如如閣亦數年不通一字他可知矣太  
夫人奄弃榮養令春方得於寺丞昏尾比法果僧來

十六

切知葬已逾年祭闕位不償其有太夫人固無遺恨  
然英風直氣行乎万物之表持此以塞太夫人之望  
不啻足矣今之東風東舞西風西舞赫々不幾特而  
寂々繼之者未見其能榮親也封植松桂巾車往來  
東山之下恨不及追隨於東西二眺聞天遊造物之  
初耳其任兩利於百廢之後心勞暇甚斬焉無出游  
人間之興由越入明出入二君子聞此興則孰不可  
過扁舟在岸特未有天風吹送之耳伏紙於道

溪園周通判

昨專人還伏領台汗脩途間閱之狀到家應酬之冗  
書之所云與其心之所料無以異也惡詩墨蒙和卷



愈出愈奇收歛長江大河寒而納之溪則溝瀆開合  
宛轉無一字不強人意亦嘆學問之有淵源投之所  
向無不如意弟子服矣玉隆勝歷西山某平生一足  
不印其地不能進踐勝遊不洙有愧府判亦有愧於  
山也山泉徐發女度決不斫從二老游此某素心但  
樽翁墓田已有宿草追惟三十年相從愛猶子弟朝  
夕痛心已決後月初二起程往哭墓下從府判之日  
長從此老已無日千里遠役實不自已也正初還家  
除先妣服訖率即納謁矣古心語次稱道才具過人  
不絕口治使又拳三焉番民去思万口一詞人情好  
惡向背多見於已別之後某令而後知天下未嘗無

真毀真譽也家兄書來極言願將之意甚厚愛弟及  
兄尤倍高誼

李上舍

兩年不見叔通無一日不懷叔通昔者行李東還而  
某以嘗莽而衣去未若避焉者然見詩猶見春風面  
也翔壁水魁多士而某一書竟不徹几格誠以此未  
足為叔通賀一魁天下斯可為叔通賀矣家禍起於  
倉卒袖手末端豈造物者欲叔通蓄銳養威而後大  
肆其力於背城借一耶大學問大事業大色名昔人  
皆從大患難中做出在我者無定見之力鮮有不為  
其轉移叔通天資高如識見超卓平吾心而隨順之

此處甚難之道也。昨洪晉卿來訪，相與言高致，咄咄不絕口。留書迺呈，欲見未能來，誠何日來，則當於我手館。

王月漢

其比辱臨訪于桃源溪上高川，凝遠蕭然，晉宋人品望而知其為詩家者流，不待袖出行卷而後見也。別去幾何，特專舟委翰於百里之外，誦其詩讀其書，又得盡窺所學。然年方盛氣，方非不致力於為己之學，而乃大肆其力於此興，凡賦固已異乎吾所聞。是書是詩，不以授當世，而人勝士，而以寄深山窮谷之野人。此志異乎吾所聞者。南游兩眼爛，閱天下士，未見

十六

一

與時異好如吾月漢也。雖然風雅大道與天齊，休可與可惡，可群昔者聖人嘗以教其子矣。後世為詩者不本聖人之學，氣淫色褻，爭相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嗚呼！詩道亡矣。其少也亦學夫詩，年大病眩荒涼，學圃不堪回首。山谷若眩廢詩，有餘年其文援此例，脩竹蒲家其人如玉，安得褰裳從之，無任馳向。



